

戴鸿武  
◆  
著

# 山野菜



白山出版社

散文集·散文集·散文集·散文集·散文集

## 寄意山蔬(序)

王充闾

读过鸿武同志这一叠散文稿,我立刻忆起了30多年前我们初识的情景。60年代初,两人虽然都是爱好文学的青年,又在同一城市的直属机关工作,但相互并不认识。还是诗歌作了媒介。作为报社的副刊编辑,我常常接触到他的短诗,清新、雅致,风格与梁上泉、严阵的有些相似。于是,便注意访察,终于在一次集会上见了面。后来,凑巧又调入同一部门,但因环境和工作性质的变化,在一起很少谈起过

文学的话题，彼此几乎都忘却了那一段文字姻缘。

近20年，我们时散时聚，有分有合，工作的接触很多，谈论文学的事儿极少。日前，突然接到他的电话，以序其散文集相约。这倒令我有些“惊诧莫名”了。这样说，并不意味着他不长于此道，相反，以其当日的文学修养、感受能力、表达功夫来说，出散文集、出诗集都是意料中事。我的惊异，是以为他早已同缪斯女神分襟了，谁料，几十年来，竟然情有独钟，“幽怀暗抱，珠胎巧结”，直到产下了一个又一个“宁馨儿”！其实，细想一番，倒也合乎自然，合乎逻辑。“所谓偶然的東西，是一种有必然性隐藏在里面的形式”（恩格斯语）。文学这种东西很有魅力，一经染指，往往终身难于废弃，有时魂梦相随，纠缠如藤萝绕树。苏州姑娘林黛玉就有过“无赖诗魔昏晓侵，绕篱倚石自沉吟”的咏叹。而不事张扬，闷头去做，见真本领，练硬功夫，又恰是鸿武同志几十年养成的性格特征，所以，有此惊人之笔。

这些散文，风格仍是清新、雅致；语言仍是朴实无华，但在文字驱遣、运用上颇见功力；意蕴醇厚，时见情思、理趣，群体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十分鲜明。这些，都一如作者其人。作者非常刻苦勤奋，有比较深厚的文学和理论功底，不断吸纳新的营养，注意观察客观事物，肯动脑筋思考问题，尽力以诗人的眼光来观照人生、审视自然，执著于生命本身的体悟和感受。这是这部散文创作获得成功的原因。当然，事物常常是得失相并的，这方面的优长有时恰恰造成另一方面的不足。清丽，是很突出的长处，但个别的失之清浅；意

蕴厚重，这是许多散文家所刻意追求的，但有时却忽略了用意像营造情感的空间；群体意识和“客观性”增强了，有时也会导致散文的主体置换和自我淡化。

“青灯有味忆儿时”。《山野菜》中很大一部分篇幅，抒写了童心、童趣，亲情、乡情，宛如一幅幅清丽的山乡风情画。读着读着，就被带回到悠远的童年。我和鸿武一样，都是生于忧患之中。30年代下半期的东北农村，兵荒马乱，蒿目时艰。但是，再凄苦的童年，也总能从亲情、乡情中获得一丝慰藉。纵然外面是荆天棘地，只要一头扎进母亲的怀抱，就立刻有了安全感、温馨感。而故乡是放大的母亲的怀抱。不管它怎样穷寒僻陋，总是“人情恋故乡”的。这样，童年、母亲、故乡，三位一体，织成了一片情网，让人久久地罩在里面，做着凄婉而温馨的梦。走笔至此，陡增诗兴，遂成七绝一首：“岁月迢迢浣旧痕，山蔬野蕨寄情温。生涯亦有鸿泥感，华发回头认本根。”我想探究的还有一点，说是作者怎么保持了他的一片童心。本来，随着阅历的增加，时光的流转，世事的濡染，环境的变异，会使童心、童趣荡然冰释，情怀逐渐变得粗糙。而鸿武同志的笔下至今仍能流泻出这些充满情趣的文字，“不失其赤子之心”，是很值得称许的。

与此相联系，再一点是，作为一个领导干部，鸿武同志写作散文（我这里指的是纯文学的散文），他要超越一些障碍，克服一些实际困难。为文与从政的矛盾，首先是时间与精力上的碰车；但更主要的还在于个性、情志、心态、思维方

式等方面的差异。一位文学评论家说过,对于散文创作来说,知识的渊博与否,材料的丰富与否,固然也重要,但更要紧的,作为创作的命脉所系,首先要看作者有无一颗感受美、发现美的敏感的心灵,有无一种生命力的冲动和活泼清新的感觉,有无一双执著地探究生活底蕴的眼睛。尽管鸿武同志年纪已不轻,饱经世事沧桑,但他仍有一颗易感的心灵,具有敏锐的感觉和丰富的情怀。这也是很难得的。当然,从政与为文又有相辅相成的一面。登高临远,眼界开阔,阅历丰富,洞悉世事,对于创作也是一种优势。关键在于他能够把两方面的长处(而不是短处)结合起来。

这是透过文本所得到的启示。我认为,其价值同样不可忽视。

最后,我想说,《山野菜》的书名,实在起得好。其意义,除如作者所述外,我还想补充三点:一是,山野菜生命力强盛;二是,富于营养,没有污染;三是,根生大地,基础厚实。愿文学园地里更多的植根深厚、生命力旺盛而且有营养的散文奇葩!

1997.4.1

## 目 录

### 第一辑 故乡情

- |    |        |      |
|----|--------|------|
| 3  | 家乡的南河湾 |      |
| 6  | 山野菜    |      |
| 9  | 难报三春晖  |      |
| 14 | 雪埋山里红  |      |
| 18 | 故乡趣事之一 | 骑读   |
| 21 | 故乡趣事之二 | 摸鱼   |
| 24 | 故乡趣事之三 | 抓蝈蝈  |
| 26 | 故乡趣事之四 | 看皮影戏 |

- 29 乡曲情
- 32 我的小学三部曲
- 一 奴化教育受熬煎
- 二 兵荒马乱读书难
- 三 红旗映照我心田
- 40 马老师，您在哪里？
- 44 情系丁香林
- 为母校建校40周年  
    而作
- 48 返朴未归真
- 52 迪迪趣事儿多
- 悄然伴舞
- 小小汽车迷
- “老爷也犯两个大错误！”
- 难以回答的“为什么”
- 第二辑 山河恋
- 61 登鼓浪屿
- 64 天河绿水九芙蓉
- 67 肇庆七星岩

- 70 鲁迅故乡行  
73 谒包公祠  
76 黄山松云  
79 钢城四季花  
81 三访鲢鱼圈  
85 香山饭店一瞥  
89 永陵游  
92 请到长山列岛来  
96 早春访鹿乡

第三辑 星星草

- 103 我看松竹梅  
106 我问山村 我问大地  
110 景物凝思  
    水的功能  
    牵牛花的本领  
    钻天杨的作用  
114 东渡散记  
    初识富山  
    友好的会见



- 频繁的纪念活动  
来到箱根  
刮“辽宁旋风”  
121 又到富山  
滑稽的交谈  
到立山·黑部  
冒雨观岚山  
两女士赶到车站会面  
珍贵的纪念品  
127 域外骨肉情  
130 暗访大连  
窗口春意  
市民风貌  
都市风情  
136 信息潮断想  
146 途中话调研  
151 牛年大展望  
154 后记

第一輯

故 乡 情



## 家乡的南河湾

家乡有两条河，像山风吹下的银缎，一前一后，缠抱着狭长的山村。流经村后的叫老北河，土岸泥底，常泛浊流，平时较少有人光顾，只是浇地、脱坯、沤麻时，它才昼夜喧闹。流经村前的叫南河湾，石岸沙底，水流清澈，每到夏季，它便敞开坦洁的胸怀，同全村人一起，做着五光十色的梦。

南河湾源于村东石人山，雨季，它像毫无羁绊的野马嘶叫着，从山中奔腾而下；到了平坦之地，又变成驯服的小鹿，欢欢快快，悠然自得地向西舒展。步入村头这一段，有几处深水区，是大自然赋予全村的浴场。老人说，南河水连着仙泉，只要每年泡上几次，就会使生命旺盛。男人们经过一天劳作，都愿跳进河里洗一洗，确有舒筋活血、减除疲劳之感。姑娘们最爱用河水洗发，洗过的头发蓬松柔软，乌黑发亮，

十里八村都说俺村女孩最水灵。男孩是水中游子。说是游泳，其实谁也做不出蛙式、蝶式，多是“搂狗刨儿”、“扎猛子”之类的动作。胆子大点的也敢跳水。这种跳水，是自选岸壁作跳台，看准方向后，紧闭双眼，纵身一跳，谁溅起的水花多，水柱高，谁就受到称赞。逞能的孩子常常横着身子跳，让整个肚皮打在水面上，溅起一大片水花，感到十分骄傲。有的跳过几次后，把肚皮摔得像煮过的螃蟹，问他：“疼吗？”他咧咧嘴儿，却说：“不疼！”这就是俺山村孩子的性格。

村子正南，是宽阔的浅水段，水清透明，站在岸边，就可清晰地看到似动非动的大小河石，在石缝中钻来钻去的小鱼，萌生在石头上的嫩绿色苔丝，还有刚冒尖儿的小水草，这里是妇女们的快活天地。她们时常三五成群，夹着大包小裹，到河边选一块带平面的青石，高卷起裤腿，两脚浸入水中，一边洗衣，一边唠家常。来到这里的妇女，思想都解放，什么话都敢说，家里的什么事都敢讲，不时地唠得前仰后合。可是你不贴近河湾，却只能听到流水声，捣衣声，说笑声，以及四面八方的虫鸣，恰似一台和谐悦耳的乡土音乐。现在，许多人家都有了洗衣机，可是夏天她们还是愿到南河湾来，一为省水，二为节电，三呢，更多的青年妇女是想凑个热闹，唠个痛快，笑个开心。

沿河再往西去，又进入几段深水区，水流平稳，岸树织荫。西长趟子那片大杨树，总是静静的，默默的，时而微风掀动几片树叶，像长者翻动几下眼皮，正在思考别人还没有想到的事。大桥两侧的排排垂柳，披着长长的秀发随风轻

摇，像多情的少女对镜梳理青丝。更有趣儿的是，凡树根扎入河底的地方，几乎都有鱼儿生长，什么柳根子、白漂子、泥鳅子、刺戛子，还有叫不出名字的鱼。伏天里，常有男孩子在水里摸鱼，哪管只抓一条呢，也是莫大的快慰。

故乡的南河湾啊，你哺育了多少纯朴的山村人，洗涤了多少勤劳的汗水，给多少人带来值得回味的欢乐。你洁净的心灵，无私的情怀，爽快的性格，优美的歌唱，都刻印在我的心坎上，深深地，永远地。

(1991.9.24)



## 山野菜

一位老邻居从家乡来，带来一篮山野菜：肥胖鲜嫩的刺老芽，跃跃欲飞的野鸡膀，细长细长的山蕨菜……它们，散发出浓郁的山味儿，野味儿，饱含着令人追忆往事的家乡味儿。

我的老家在沈阳北郊一个半山区，东有石人山，北有帽儿山，南有葫芦山；两条山溪分村前村后流过，至村西汇流，注入辽河。这三山两水，构成一个椭圆形的彩圈，包围着整个村庄。春夏之际，山上红绿缤纷，清香四溢；山下溪水淙淙，犹如两架不知疲倦的扬琴，昼夜为山村伴唱。这里物产丰富，山货野果颇多，尤其那满山遍野的山野菜，简直成了家乡的一大特产。

家乡的山野菜，是独特的风味菜，也曾是宝贵的生命

菜。旧社会，每当青黄不接之时，它就成了乡亲们生活必需品。记得有一年，兵荒马乱，又遭雹灾，家家缺粮少米，不得不求救于这些天赐的宝物，用它熬糊糊粥，或蒸菜团充饥。不知是乡亲们苦中求乐，还是有意对黑暗社会的讥讽，硬把这种菜团称做“欢喜团”。不管怎么说吧，总算靠它渡过了难关。饱受苦难的家乡人民，对这些山野菜有着一一种难以言表的情感。我呢，从幼年起就品尝了这种情感的滋味儿。

家乡的山野菜，也是功劳菜，连心菜。1946年，八路军来到我们村。当时群众饥饿，军粮不足，程政委、马区长领着队伍，也曾和群众一起挖野菜吃。后来，这支队伍转战到东山沟里，更是靠山野菜接济军粮，打退了敌人，壮大了自己。解放后，区工作队来我村领导土改，一位姓王的区长到群众家吃派饭，时常要山野菜蘸酱，他说：“吃这个东西有味道。”山野菜呀，是你，曾经救活了家乡人民，也哺育了人民的子弟兵；是你，用那朴实无华的山野味儿，联结了军民、干群之心。在历史的功劳簿上，为何不可为你大书一笔呢？我想。

想到这里，我问：“现在乡亲们还吃山野菜吗？”老邻居笑着告诉我，这几年家乡富裕了，但每年还要吃几次山野菜，图的是换换口味，真把它当成珍品了。这时，我想起前年在东京遇到的一件事。日本朋友设宴招待我们，中间上了一道当地传统名菜生鱼片，周围摆着一些腌制的山蕨菜，好客的主人告诉我们：“这种山野菜来自你们中国东北。它



没有污染,没有药物残毒,营养极佳,很受欢迎。”对此,我是深信不疑的。同时也想,我们的山野菜能登上外国的宴席,为何国内却重视得不够呢?我们应该对它有个重新的认识和评价,有选择地搞好开发和利用,也许会成为山区的一种优势产品。它不仅能增创外汇,而且可以为国内增添风味佳肴,我们何乐而不为呢?

不要冷落了山野菜。

(1986.7.3)

